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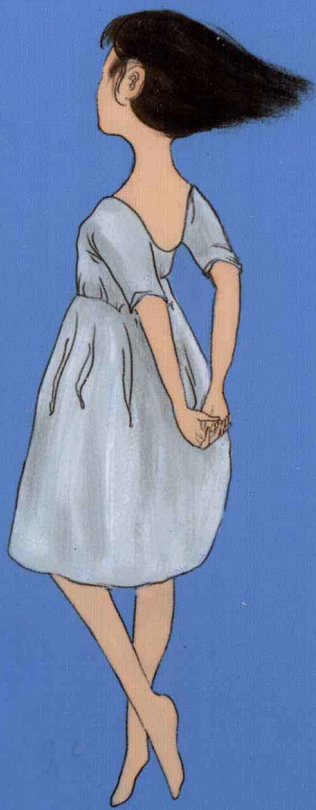
这个世界上肯定有另一个我，  
做着我不敢做的事，过着我想过的生活。

# 蓝另一种蓝

〔日〕山本文绪 著

张苓 译

南海出版公司



〔日〕山本文绪 著 张苓 译

# 蓝另一种蓝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蓝另一种蓝/[日]山本文绪著;张苓译.-2版.-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2012.10  
ISBN 978-7-5442-5178-5

I.①蓝… II.①山…②张… III.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05381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1-150

The blue or the other blue

by FUMIO YAMAMOTO

© Fumio YAMAMOTO 1996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96 by KADOKAWA SHOTEN Co., Ltd.,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SHOTEN CO., Ltd., Tokyo  
through DAIKOUSHA INC., Kawagoe.

All Rights Reserved.

## 蓝另一种蓝

[日]山本文绪 著

张苓 译

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翟明明  
特邀编辑 朱文婷  
装帧设计 韩笑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 7  
字数 128千  
版次 2006年3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2版  
印次 2012年10月第2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2-5178-5  
定价 25.00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 选择，另一种选择

猿渡静子

我曾经很用心地去想：有没有好事者去调查、统计过，一个普通而正常的人，他的一生中有多少时间，处于一种不快乐的状态？我一直没有见到这样的报告，于是只好自己统计自己——我，百分之六十的时间，很不快乐，或者不甚快乐；百分之三十五的时间，很平静，或者有些麻木；百分之五的时间，还算快乐。

我应该不算是另类中的一员，那么我的不快乐到底源于哪里？当我总是假设，假如我当初没有放弃那个人，放弃对于那件事的追求，我是不是就能变得快乐些？这种“选择”与“另一种选择”的问题，我始终没能找到答案。而我也发现，我周边的人，也似乎存在着与我一样的困惑。

我阅读，在别人虚构的世界中，点点滴滴集聚我的快乐。直到有一天读到了日本畅销书女作家山本文绪的小说《蓝另一种蓝》，我才觉得我找到了苦苦追寻的答案——没有另一种

选择，你所有现有的选择都是对的，它就像人的情感一样，无须去假设，因为无论怎样去假设，那假设都不会成立。

《蓝另一种蓝》是一本非常有趣的爱情小说。它说了一个不可信但又绝对可以吸引你读下去的故事。

苍子结婚已经六年，和丈夫一直分房而睡，还在外边找了一个比自己年龄小的情人。丈夫也有自己的情人，经常夜不归宿。虽然这样，苍子因为生活的富足，并没考虑离婚。一天，苍子自国外旅行归来，遇到台风，飞机迫降博多的机场。因为结婚之前放弃了另一种选择的前男友就住在这里，于是决定在这里停留一晚。很偶然，她又遇到了前男友，还发现他身边的女人和自己异常相似，就连名字也叫苍子。这个女人就是苍子的“分身”——苍子 B。此后，她们两个异想天开，开始交换身份，体验彼此的婚姻生活……

苍子重新又接触到当年的“另一种选择”。但真的有更好的选择吗？其实，假若没有今天的快乐，我们奢望明天如何如何还有意义吗？对“另一种选择”的放弃，即使曾经多么痛苦，也一定有你决定放弃的道理，究清其中的本相，可能我们就不会再有悔意。

更多的时候，我们只能选择不回望。我们只能淡定地知道，是谁能跟自己一辈子真挚相守。的确，人有的时候真是奇怪，选择了的会后悔，放弃了会遗憾，但是完美只能是一种理想，而不可能是一种存在。

所以，当苍子又遭遇“另一种选择”后，她就连第一次的选择也放弃了，她离开了丈夫，离开了前男友，离开了情人，一切都归于零。

选择，另一种选择；自己，另一个自己。如果自己真能分身有术的话，看见另一个像影子一样的自己，生活在别处，过着同样的凡俗生活，会作何感想呢？就真的能在另一个自己身上，看到真正想要的东西吗？其实，人生的空山雨后，最该了解的，是平凡的幸福的含义。

---

\* 猿渡静子，1994年留学北京，2001年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87年开始发表中文作品，曾获花城文学奖。翻译作品有《再见了，可鲁》、《水知道答案》、《你是我惟一的宝贝》等。



卷子 A





九月十四日。

我似乎没有看男人的眼光。

坐在在乱流中颠簸的飞机上，我忽然意识到了这一点。

离开塞班岛两个小时了，飞机不但没有平稳下来，反而摇晃得更厉害了。

我坐在座位上，静静地闭着眼睛，随着飞机轻飘飘地下沉又上升。要说很舒服，那自然是假话，不过现在也只有放松全身、听天由命了。

可是，我身边的同伴却似乎在不停地擦冷汗。他一只手掩着嘴，时不时传出哼哼声，下巴上的邈邈胡子轻微地颤动。

“您不要紧吧？要不吃点药？”

如此温柔地问他的人并不是我，而是空中小姐。

“嗯，不……不要紧。”

“要不要喝点饮料？”

“那么，来杯啤酒吧。嗓子渴得冒烟了。”

我不再假装睡觉了，叫住正要走开的空姐。空姐随着飞

机摇晃着转向了我，我向她要了一杯咖啡。

“没睡着啊？”

牧原无力地笑了笑。

“身体不舒服，还喝啤酒，你受得了吗？”

“才没有不舒服。”

“你脸色都青了。”

听了我的话，牧原只是暧昧地笑笑。看到那奇怪的笑容，我不禁条件反射般地转移视线。

“飞机掉下去才好呢。”

牧原逞强地说着言不由衷的话。

“不会掉下去的。只不过是受台风影响，出现乱流罢了。”

“那样的话，我就能和苍子一起殉情了。”

其实你根本就没有殉情自杀的胆量和气概，我在心中嘟哝着，脸上自然地浮现出一丝冷笑。牧原似乎感觉到了，忽然抓住我的手。

“喂，苍子——”

“拜托，千万别劝我。”

“为什么我们必须分手呢？我原本一直打算等苍子你离婚后，就和你一起生活的。”

“我不是说过了嘛，别劝我。”

“可是我不能接受啊。”

这时候，从天花板的扩音器中传出了广播：“下面有来自

机长的通知。”

“飞机要掉了！”隔着通道坐在旁边的小学生叫了起来，他的母亲赶忙劝阻他。牧原更加用力地握住我的手。

广播自然不会说那些能引起大骚动的内容。一位机长身份的男子含糊不清地告诉我们：昨夜逼近关东地区的强台风刚刚在伊豆半岛登陆，关西地区上空的气流也相当恶劣，飞机无法在大阪降落，希望大家允许在福冈机场着陆。

“说是福冈哦。”

我和牧原相互看了一眼，同时说道。虽然登机前我们就被告知，由于台风的原因，飞机有可能降落在大阪而不是东京，但没想到会是福冈。我又一次重复这个地名：

“福冈……”

“喂，等等！我明天还有工作呢！回程新干线的票都已经预订好了呀！”

牧原叫住了端着饮料走过来的空姐，那表情看上去像是要哭了。

“喂，你们能够确保我们到达东京吗？明天我可不能不上班哪。”

“当然，我们会尽最大努力的。关于回程的车票等问题，待会儿马上就要广播了。”

同样的问题，想必她端着饮料过来的这一路上，已经被无数次地询问过了。她微笑着，机械地回答着。

牧原接过啤酒，打开易拉罐，重重地叹了口气。我拿着咖啡纸杯，凝视着他的侧脸。

又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过是应该降落在成田的飞机发生变更，飞往福冈罢了。这么一点事，可这个人却惊慌失措，他在担心什么呢？为什么就不能稳重地待在那儿？

我举起杯子，啜饮一口咖啡，无情而冷静地看着牧原坐立不安，不停抖动着膝盖。

然而，选择这样一个男人做情人的，却不是别人，正是我自己。

刚认识他的时候，我甚至想过要和丈夫离婚，和他生活在一起。但是长时间交往后，他就现出了原形。

我的长处就是身体结实，连头痛也从来没有过。牧原正好相反，坐车容易晕，一会儿就嚷累了、头痛等等。起初我还觉得这是令人怜惜的可爱之处，但现在这一点最让人生气了。尽管认识到爱情的终点就是如此，我还是觉得自己很可悲。

我似乎没有看男人的眼光。丈夫选错了，连情人都选错了。

听着轰隆隆的引擎声，我又啜饮了一口咖啡。这时，飞机忽然猛烈地晃了一下，咖啡都溅了出来。

“啊！”

“飞机在晃呢，当心一点。”

牧原迅速地掏出手帕，我不由得看了他一眼。

“怎么了？”

“没什么。多谢了。”

接过手帕捂着嘴，我陷入复杂的沉思中。他虽然没有男子汉气概，但性情温柔和善，不是个坏人。

心里似乎有点动摇了，我赶忙摇了摇头。这事已经决定了。就算再和这个人交往下去，也不会发生什么变化。

我手里捏着空纸杯，喀嚓一声捏破了。

再有一个小时就到福冈了。虽然是第一次去福冈，但那儿有令人怀念的苦涩回忆。

我开始考虑在博多住上一晚。

在博多车站内的咖啡馆里，我和牧原面对面坐着。

“什么？你不回去吗？”

我告诉他，我今晚要住在博多，他显得非常吃惊。

“是的。反正又没有什么事需要我急着赶回去处理，我想不如逛逛再回去。”

我笑着说。牧原嘴巴张得大大的，寻找合适的词句。

“你怎么能这样。苍子，你太过分了。”

“牧原你明天不能休假吧？我也觉得这事是我不对。真抱歉。”

“你都说抱歉了……好，我也决定了，明天休假，我要和苍子一起住一晚。”

我已经想到他可能会这么说。我在塞班岛上对他说的那些分手的话，牧原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也许我必须采取明确的冷淡态度了。这样想着，我抬起头来。

“够了！”

“苍子？”

“你怎么像个孩子似的那么磨人？我想自由自在地一个人逛逛。如果你希望大吵大闹地分手，那我就和你吵一架。我可不会去车站送你。”

说着，我站起身来，牧原连忙慌慌张张地抓住我的手腕。

“等等。对不起，是我不好。”

我低头看了一会儿道歉的牧原，慢慢地坐了下来。看着沮丧郁闷的他，我第一次感到胸口有些疼痛。

他的脸称得上是娃娃脸，光光的，非常白净。二十六岁了，还是一脸的孩子气，头发松散，两个胳膊晒得黑黑的。我曾经是那么喜欢他。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可爱的小男孩越看越像个爱撒娇的低声下气的小男人了。

分手的事，我在去塞班岛旅游之前就提出了，但是他死缠着说，既然好不容易才拿到假期，就一起去旅游一次吧。我是抱着“这是最后一次旅游”的想法去的。他却想方设法要说服我打消这个念头。可是效果正相反，由于牧原的牢骚和埋怨，原本愉快的旅行变得糟糕不堪，我对他的态度也急速冷淡下来。

我和牧原是在四年前认识的。

牧原在我打工的百货商店的女性服装专柜工作。因为那和藹可亲的笑容和偶像般的神态，他在服装专柜的人气最旺。

最初，我对这个比我小三岁、满脸孩子气的男人并没有产生爱意。可是每天朝夕相对，搭茬聊天说笑话，不知不觉我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我们俩是如何变成了情人，具体的细节我已记不清了。不外乎两人一起出去喝酒，然后就慢慢成这样了。

牧原一开始就知道我已经结婚，我们俩也从不提起这个话题，彼此之间关系相当融洽。

我一直觉得丈夫经常不在家、不来干涉我是件幸福的事，可以对他不加理睬（不，应该说不被理睬的是我），经常和牧原出去旅游。

旅途中，牧原总是兴高采烈，我也受他影响尽情欢乐。我们过得很愉快，但我很清楚这种关系是不能维系长久的。但牧原这个傻瓜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恋爱和旅行相似，每天充满了非日常的快乐。但是，这快乐的日子终究会结束，然后又开始日常的生活。正因为有无聊的日常生活，非日常的生活才会显得刺激。

能够尽情欢乐，是因为我们是情人关系的旅行者。如果我和丈夫离婚，和牧原开始日常生活，那么我们就不再是情

人关系,也就不能尽情欢乐了。我的目的不过是出门旅游散心。

“你已经厌烦我了?”

我无法回答牧原的质问。也许是这样的,虽然快活,但我已经厌烦了。也许我已经厌烦了这种仅仅是为了消愁解闷的恋爱。

“……对不起。”

过了许久,我只说了这么一句。我非常清楚自己是一个冷酷而任性的人,能做的只有道歉。

“没关系,不必道歉。”

“是我不好。”

“我说过没关系的。我会再给你一点时间,如果你改变心意,请给我电话。”

说着,牧原的脸色稍稍和缓。他的表情仿佛在说,既然你心血来潮地要分手,那么也许会心血来潮地再和好。我感到自己被愚弄了,但也没有说话。无论如何,我想快点一个人待着。

牧原拎着行李箱登上了航空公司预订的新干线。列车启动了,他隔着玻璃向我挥手。我也举起手挥动。

新干线远去,我一下子就独自一人了。我抬头看了看站台的时钟,才下午一点。九月的阳光像夏季的烈日一般刺眼。

我浑身无力地拖着步子走下车站台阶。感到有点累,但



这种慵懒不是坏事。这只是一个人在未知的街道上感受到的解放感和轻微的踌躇感，还有旅行的疲劳和对任何事都无所谓解脱感。

出了检票口，我马上钻进一个公用电话亭，拿起电话册寻找合适的商务旅馆，预订了房间。房间一落实，我顿时轻松起来，一阵睡意也随之袭来。

也许我比自己想象的还要疲惫。我用力拍了拍脸，驱除睡意，但还是觉得假如就这样撑到晚上会非常痛苦。不如去饭店稍微躺一会儿吧。

作出决定后，我立即从自动存包处取出自己的旅行箱，坐上出租车。司机听了我说的名字，略微皱了皱眉头。两分钟不到，车子就停在了马路边的饭店旁。

付过车费下车后，我穿过狭窄的大厅直奔前台而去。还没到饭店入住的时间，但在我的强烈要求下，服务员勉强把钥匙给了我。

也许是对这饭店并没有太高期望的缘故，房间比我想象的要大，而且感觉很舒适。白色的墙壁、白色的床，连墙上挂着的小画也是淡淡的白色。塞班岛的饭店里，墙上画了些浪花和鱼儿之类，整个房间令人感觉躁动不已，而不知怎的，这个房间却能令人轻松。

拉开窗帘，展现在我眼前的就是博多城。楼房林立，类似住宅小区的街道向远处延伸。城市比我想象的要大，不过